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卷之九

與李推官

洵洵遂竟此歲

前漢史高帝紀曰天下洵洵喧擾之意古字不從

水假借句

信吾生之無聊也

前漢史吳王濞傳曰

字用之

計乃無聊又張耳傳

曰天下父子不相聊顏師古

公方坐穩處東坡先

司勳書曰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育但

運而懷土懷德小人懷土不能附託首比為恨

爾示書喜聆春秋動止勝常泐東帥止有兩狀皆為當路者劫取而去

孟子公孫丑上曰夫子當路於齊又後漢張綱曰豺狼當



路自顧綿力前漢史嚴助傳曰綿力薄材顏師不

能折春蠶之股列子况欲揆烏捷之鼻知公讀此

可以捧腹一笑也先生集與王壽基帖云示

與常州張司理字子賜

別去經宿爾雅曰有客宿住否公過舊所臨東坡

集有文之出小鬟詩云學語嬌鶯在柳陰臨行呼

出翠帷深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踞方知異日心趨

著青衫游上苑要尋國手教新音嶺想復少留劉

梅不用催歸騎截盞須防舊所臨

郎鬢未衰而桃花顏色已不如故也一笑先生自

後云是時莊守撻二隊長之後唐孟啓本事詩

云劉禹錫召還作贈看花君子詩云紫陌紅塵拂

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四玄都觀裏堯千樹蓋是劉

郎去後栽有言其怨憤者引此詩為證復出為連

州再召還又題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為屯田真

外郎時此觀未有花後貶潮州居十年召至京師

人言有道士手植仙桃盛如霞遂有前篇旋又出

牧於今十四年始為主客重訪舊遊無復一株惟

兔葵蕪麥動搖春風爾因再題云百畝庭中半是

與八十姪司戶

承以中暍伏枕暍暑病也詩比及剽問已遂藥喜

注見二卷不復遣問示書欣審體力益勝西徐得

兩數寸聞洛社已北西徐公所居也與不破塊西

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時州檄諸縣出郊勸農農
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
不待勸盍走群望而禱諸

與祝宰得之 名求仁

二帖

馳心故人之側千里相望無以自見兩辱惠問何

當登然之音 南華真經徐無鬼曰越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

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迹匿空者藜藿柱乎黜窮

之徑躓位其空聞人足音是然而喜矣得之據案

何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乎

之初去一大猾老吏憚驚便盍擁黃紬放衙也 詩史

云文潞公初登第以大理評事知榆次縣新靴衙鼓來呈公戲書其上曰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

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弩出頭來道放衙

老病相乘比苦瘡痂癡坐兀然如被囚繫疋殘惡

寒尚未挾纊 春秋左傳師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如挾纊老饕嗜食

左傳饕于飲食大半不敢下筯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言無下筯處及是方

間而書債盈几次第酬之故於報問尚有欲陳於

左右者不能盡更竢一信也

與朱宰 守道

三帖

比苦瘡痂侵尋兩時親舊交致方藥以百數無一

驗者延蔓两手遂致閣筆 魏王粲才高鍾繇王朗等閣筆不敢下手念

公疾有間矣尚欲問安否而莫克薦區區伏蒙遣
駢傳教以愧以喜且審早寒尊履益勝某宿恙雖
未盡除已去十九矣方近筆硯啓報不復縷陳不
宣

雲間並海地汚下而足疾利高燥守道當治一室
以板籍地避遠蒸濕當自勿藥矣大率年過五十
在世諦中所當衛生經南華真經曰南榮越曰里
人有疾里人問之病者能
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苦越之聞大道譬
生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
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
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

脩然乎能洞然乎能見子乎兒乎終日嗥而盥不
啜和之而也終日握而手不捏共其德也終日視
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
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而已
壽命者留意毋忽

某病餘食禁已放行而領螿蟀糖蟹筆譚云宋明
帝好食蜜漬
蜂蟻一食數升蜂蟻乃今之烏賊魚腸也如何以
蜜漬而食之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攤劍
四盡。又何副嗜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
人嗜其魚蟹加糖蜜者蓋便於北俗也
鮓醢之
貺拜嘉欣荷舟還輒以酒酢十斛將區區酒調停
未盡善不敢多致氣候稍寒別遣

與章宰

元加

三帖

父於懶放不果遣問示誨感悅喜聆動止尊安溧

水官期深水縣屬建鄴尚有歲餘諸公衮衮登臺省唐杜甫集

醉時歌云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

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廣文先生鄭虔

也說者謂衮衮言相繼而登賢不肖無所賢者獨

辨也裴逸民序前言鷗行衮衮可知云

安枳棘之棲後漢史循吏傳仇覽字季智一名香

蒲亭長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聳陳

元之過不罪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

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

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

耳以一月奉為可為太息也不宜

某歸老五年粗了堇送婚嫁之責遂營一區以老

前漢史楊雄傳 詒書贊喜愧荷之深 某頭方命薄

云有宅一區 所向輒值墻屋而九萬扶搖南華真經曰窮髮之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鯤有鳥

焉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

而上下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

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决起高艾南華

日蜩與鷦鴂笑之曰我均為一適也

决起而飛捨榆枋云 家餉滁陽二集啓讀數過一洗耳目之陋幸甚不

可言也滁陽自李庶子著名天下公集有滁州重建醉翁亭記云

文忠歐陽公慶曆中守滁陽得琅琊谷幽築亭與

滁人游登衛公懷高樓酌庶子泉觀李陽水小篆

徙置谷 本朝王黃州 東坡先生跋韓魏公詩後云元之自黃遷新州沒于新然

世之稱元之者必曰王黃 歐陽公以道德文章師

表一世州人號二賢置屋以祠 重建醉翁亭記云

王元之號二賢 爾後曾南豐記醒心亭 荆公東坡醉翁

重建醉翁亭記云南豐記醒心亭以為榮 荆公東坡醉翁

吟韻藹然被於淮壖楚甸間一時巨儒宗公高人

勝士聲氣相求大篇傑句發於遐想如富鄭公韓

康公王荆公皆賦醉翁吟東陽沈遵為醉翁操而

而東坡為李邦直記游 重建醉翁亭記云李邦直

之辭云 朝衙夕坐燕休之所與夫釣遊之處為 曾子開序

琅琊記龕于廳事之壁記具淇水集中

慶曆諸公詩文 重建醉翁亭記云曾子開壻治祠

拜焉所以示而琅琊山水 重建醉翁亭記云滁為

邦人尚德也 琅琊王嘗國於此 遂與峴山俱傳矣 襄沔記云峴

琅邪王嘗國於此 遂與峴山俱傳矣 山高五百步

周回四百一十步東臨漢水又南雍舟記峴山名

阿頤山上有驛道漢武秋祭漢水上有壇壇西

有羊祜碑祜字叔子平生遊憩之地建碑立廟歲

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社預因名為墮淚

碑又云社預好為後世名刻石為二 黃州傳五伯

馬進著為世戒 傳見王黃州小畜集 通經學古之

士固不埃此而不知書者又不知祖拊卷三嘆而

已

與楊宰

名煇字元光

五帖

謂公從事去矣不果馳問被誨喜聞前驅

詩伯兮篇云伯

也執爨為王前驅

已反故里歲晏餘寒伏惟侍奉均勝元

光壯年當立功名之地而投閑自棄竊為宰天下

者惜也

注見二卷楊樞密帖

某老矣受一廛以託餘命

注見六卷錢舍人帖

坐席未煖而

邊告至復治舟楫舟中五十口如瓠繫

論語云吾豈瓠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

不能去殊羨公翛然也忽聞飭使報謝

南北講解少紓卒歲之憂矣

詩七月篇何以卒歲注云卒終也

某與元光不惟婚姻之好

按公集載右從政陳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

表云煇常州晉陵人也祖晦贈太中大夫父植朝散大夫母宜人孫氏又云大夫公之次母宜人余族姑也垂老矣哭二壯子云而聲氣之求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豈應

自外踈投老多病隅坐棄日寒温不接婁桀年所

嬾慢之罪尚復何道被誨勤懇具審履茲歲元

前漢

史王哀侍奉多慶

某謂公臨黃巖父矣曾守

名粹字宏

父詩文能傳父祖之學

注見七卷與蘇守帖

如吾元光必已

播客右省書猶待二年之次尚冀詔徵少貸州縣

之勞也

後漢史梁竦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

以自娛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某自北轅始見元光詩文秀出一時餘子莫及也

按墓表云元光少時英爽有大志讀書一過目衰已通念屬文辭敏妙駿發頃刻數百千言云

老待盡塊坐一隅而寓舍在淞江之東寤寐懷想

於今十年而莫見其尚比辱示問究觀一紙之間

不過數十語而文義錯綜易繁辭曰錯綜其數如李煜丘山

水短屏團扇之上郭若虛圖畫見弄志云李成字

因家焉成志尚冲寂高謝榮進博涉經史外沛然尤善畫山水寒林神化精虛超人遠甚云

有長江萬里之勢世說袁彦伯為謝安南司馬鄉下諸人送至賴鄉將別既自

惘歎曰江山遼落可喜可嘆也

向大雅姪來過見尊公哀詞石刻公集載楊公大

朝散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晉陵楊公以紹興五年六月壬戌遇疾卒于嵯縣之寓舍家貧喪不能

婦諸孤以遺令葬於縣之清化鄉福泉山之原上某為兒童時嘗從公授章句公妻宜人又某之諸

姑也念無以致其哀者乃哀之以辭公諱侑字彥安中元祐九年進士第陳既有大節素貧賤晏如

也左丞蔡卞貴震時欲以女妻公辭不就故相蘇公讀公文而嘆曰非近世之時文也以館職薦于

朝雖不果用而名號隱然為東南之望矣太上皇帝即位詔中外實封言事公慨然上書請解元祐

黨錮以崇寬大之恩反復開說有人所難言者久之有司第其書入邪等坐是斥不用流落州縣三

十年建炎初政稍追錄舊人之在籍者而公已老矣生三男子曰炬曰俊曰熾皆弱仕籍能力學世

其家炬舉紹興二年進士第峻熾尤長於文辭進
述公平生大節以俟當世能文章名卿大夫功德
識其墓詞曰有美一人兮貌豐頤而頎頎佩芝蘭
而服明月兮冠切雲之巍巍吞雲夢之八九兮吐
千丈之虹霓橫四海而高逝兮背一世而獨馳緊
受才之雄鷲兮挺巨木之百圍萬牛田首而莫致
兮森溜雨之蒼皮嗟黨論之方興兮千夫聚而攬
推哀古人之離患兮紛白首之纍纍紆忠之憤排
兮排帝閭之九扉嘉言一發而逢怒兮亦坐鈞堂
而錮之孤雉束珠而不鳴兮蚶薨薨而來患兮終
棄而不御兮羞董喙而療飢悟驚俗而來患兮終
老乎枳棘之卑栖刻山之叢叢兮刻之冰清且漣
漪杖藜葛屨往來其間兮挾筆瓢而佩鋤犁遂奄
忽而不反兮飛上天而騎箕風厲厲而造哀兮宿
草變而春菲山川鬱其如故兮淚疾下而淋衣遣
巫陽使下招兮蒐之來兮是非度中流之兩旗兮
猶像於指公名曰嘗移書論刺貴臣而諸公及其
庶幾

翁某初不知也父之已林胡尚書交訪別稱公文

如哀詞所云而墓銘已下筆屬嘗大忤權貴久未

取出也省書知已入石他日乞一本幸甚

與臨安王宰傳字慶長臨安府臨安縣古衣錦軍也士帖

示書伏審寒令浸嚴體中益勝比寓封境前漢書

曰提封萬井又地政聲籍甚前漢書陸賈傳曰名聲籍甚孟康注曰言

狼藉甚盛蘇鷄演義曰狼藉者物雜亂之稱狼豺

狼也籍者藉言狼起臥遊戲多藉其草而草皆雜

之成先生文集載臨安府臨安縣學記曰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於黨庠遂序皆有自幼壯

至於老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
去於學養老勞農鄉射飲酒論獄受成獻馘之事
一皆出於學而賢能之書攷言選藝之政又皆興
於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
無殊俗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萬里閨門側陋之
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修慝從義武夫好德賤妾
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葦有一不善如見怪焉固
已不容於其間而絃誦之音洋洋然所謂比屋可
封者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問
而不及於俎豆於是謀夫說客擊劔扛犢雞鳴狗
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於上而王者之迹熄
矣間有豪傑特起之上雖無文王猶興而卓然自
立於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已道雖不行
乎天下必行乎妻子孝悌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
卿大夫得一人焉以為獨行而表其問忠義者人
臣事君之大誼也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為奇節而
列於傳唐有陽城隱於中條山而遠近化其德爭
訟者不於有司而赴於其門太宗以一旅定天下

而房杜王魏之勲獨出於王通之弟子嗟夫三代
之王同四海於一堂之上人人有君君子之行而
世衰道微僅得一於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臨
安府臨安縣舊有學在令治所東南隅自三舍罷
廢西更方臘之亂掃地盡矣而縣以春秋釋菜著
於令蓋嘗改寓西鄆佛舍之併錦院為學帥其屬
以祀化子紹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
請即知縣事王侯字慶長相其宮湫隘破露上
無蓋障旁無生師之廬不足稱天子隆儒重道
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徙故地少西屋而垣之一邑
之豪欲進子弟於學者相與圖之如不及於是門
闈靖深歿寢崇邃講藝之堂栖止之舍庖湫庫庾
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師之像與凡從祀者十
人巍冠盛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侯乃前日齋戒
屬邑民之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禮成父老聚觀
太息以為未嘗有也乃為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
新學成為我記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長山大谷
中桑麻繅絲桑之富自足而無貧民惟侯好學知方

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禮義為世標表有
古循吏之逆俗恬殺牛吏數十令峻答朴嚴賞補
莫能禁侯至遂徙業人死則其俗大變及是奉詔
起學官士民向化與於行詭彬彬然比齊魯焉凡
為屋若干楹經始於下詔之十二月而落成於明
年九月之望爾聞之士非懷居也而環堵之不庇
士非謀食也而藜藿之不足於以求道豈不難哉
故自一畝之宮進居廟堂論道之地自一簞之食
起從九鼎大烹之享皆亡之人所以養賢之具夫
食焉而怠其事雖朽者不收一日捨墾而嬉况承
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忽焉不省哉居相群出
相友鐫磨致練以充其材窮為匹夫已固願以所
一鄉達為公卿善天下無愧於中而已固願以所
聞揭之金石文中子銘而文辭醜敝前漢書枚乘
音被醜敝音被醜敝猶言屈曲也委字敝不稱為懼更辱棄予

之過愧汗而已不宣

十綾重餉不當丐免屬此北歸親舊委屬凡致餽

謝皆不受止拜由拳之貺由拳聚落名也在臨安

往往業紙以自給其質勻細而亦足以當領重意

也諸生亦致厚遺前漢書叔孫通傳曰為高祖皆

不敢啓封掩亦望致此區區

比自荆溪上蒙還得所遺書屬使人已返訪便未

獲又領手教具審動止萬福某山林投老日從漁

樵於寂寞之濱韓文公集答崔立之書猶將耕惟

公高誼在子楚昭王謂司馬子綦曰屠時枉尺書

注見七卷訪問存沒宰恨古人不可復見清逸潘

郭公父詩曰休恨古人不見我尤喜江東獨有鄉不圖晚遇得慶長於姻

戚之中爾雅曰婿之父為姻又曰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也幸甚過望不可

言去秋妻母會葬邑人談公不去口韓文公集答楊子書曰東

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又東坡先生與秦太新令

虛書曰公擇近過此相聚說太虛不離口尹語公治長篇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

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忽揭一榜民戶不得還私債初亦欣然

子曰忠矣已乃扣緩急所向前漢史孝宣帝許后傳曰緩急相護又刑法志曰緩急足以相

死又曰緩急非有益婦人剪髮入市持男易斗粟鬻賣農桑

之具流逋注見七卷揚州榮守帖紛然遂復揭榜令上戶放

債試觀此一事如公安得不去思乎前漢書王成黃霸朱邑龔

遂召信臣所居人富所去見思生有美號死見奉祀又何武傳武字君公蜀郡人其所居亦無赫赫

名去後聞封內雨暘調適蠶麥豐登茲固善政所

感也

其頃首比領誨谷已復月餘即日連雨尊獲復何

如伏惟動止萬福某復有吳門注見平江之役拘

縻未果儻遂此行過境又得款見慶長為無錫宰故云

某頓首新宜興宰陳德振九域志常州毘陵郡軍

一百二十里二十六其兄坐累拘籍田產後得旨

給還獨有屬無錫者九域志曰常州毗陵郡軍事

鄉一鎮猶未盡得一劄馳扣望特達之賜追幹人

佃客等盡數給還幸甚此物自降旨揮後不屬官

又未歸陳氏而為小人乾沒前漢書張湯傳曰始

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注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

為乾失利為沒也顏師古曰乾音于又魏志傅叡

傳曰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自激於乾沒乎晉

藩岳與賈謐為二十四友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

足而乾沒不已乎襄松之注魏志曰服處直以乾

沒為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如淳以得利為乾

地而沉不待在於水中也殊可惜也想辱矜答

某頓首上啓側聆移疾前漢書公孫弘傳曰乃移

謂移書言病也其亦緣衰病不克具一紙省問但

極愧仰初暑共惟動止萬福某自春盡痰欬暴作

鼻嚏出涕不已夜臥則熟寢至明旦興則涕唾如

初及是方小間猶未盡除上狀草草

某再拜昨聞權守移婺女先生文集載賀權守提

婺州東陽郡保寧軍節度治金華縣古東陽郡渠

稱道慶長不去口注見前帖想惜其去也某嘗為邦

基于合肥曾守九域志云淮南兩路廬州廬江郡保信軍節度治合肥縣報云

書來稍晚已為人所先遂詒書左傳鄭鑄刑書樓叔向詒書子產

漕和守求之又云何不少忍須臾前漢書賈山傳曰願少須臾無

死其意欲自薦也恐欲一知

某頓首上啓比聞進秩前漢史宣帝紀吏有政績者不即移易就增秩賜金

欲使人安其化也 不獲替喜春序寒燠未調共惟動止萬

福某繫舟莊子曰泛若開利先生文集載常州無錫縣之北

里有大佛刹曰開利寺寺之興自蕭梁時距今六百餘年事具職方郎中林成德所為記至和中有

大富長者即寺之西南除佛地撤敗屋數楹始改築焉廣宇穹堂極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開演教乘

為衆說法已乃籍田利之又歲廩米數百斛俾日有餘以待四方學者別號藏院建炎之亂官舍其中不戒于火一夕而燼積六七年

有僧普能等募衆力一新之云 趨南徐省參政

兄之喪門牆在望不果造謁注見八卷第極瞻悵

某每過開利見占據僧舍者多不至但取賂而免

玉補賂力又有已占一居又于縣指占以一人而

占二室其意可見冀公察之

某頓首拜別去彌月入境喜聞起居狀為慰冬

溫伏惟尊候萬福某家遣騎古樂府云遣騎問所須詒書注見

內簡尺牘卷九 十一

前漢書司
前逆於道上為禮過矣舟次津亭伏謁門下

馬相如傳臨印諸公皆
因門下獻牛酒交驩

某皇恐投閑韓文公進學解無筆吏前漢書曹參傳曰起秦刀

筆輒具手狀言謝某欲借五夫能負轎者并小吏

供造請之役注見第八帖幸望輟遣東坡先生和陶淵明移居云誰令延

近市日有造請役

與張朝奉

字墨卿

辱教喜聞尊履安穩窮僻如坐井東坡先生與司馬溫公帖云謫

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省書方知拜宮耗先生今又借坐井觀天字也

僚之命身在日邊晉書明帝諱紹字道幾中宗長子母豫章君幼而聰哲年數歲

常置中宗膝上會長安使來中宗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日遠中宗問其故答曰不聞人

從日邊來居然可知爾中宗異之明日會群臣又問之對曰日近中宗失色曰何異曰昨日之言對曰

舉日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竒之唐大白詩曰五為淨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後世遂以日邊

為帝鄉也而有退食委蛇之樂詩羔羊篇曰委蛇是慰

高懷尚冀保練別應休命尚書說命篇曰疇敢不

美命也又說命下篇曰敢對不宣揚天子休命注受美命也

與王朝議

字琳明

向傳尊公待制王待制欲寓慧山先生文集陸子泉記曰慧山距

無錫縣治之西五里又南徐州記慧山南北數十里山嶺東西各有泉皆合溪西南入太湖餘見與

慧山長老 日日以冀 前漢史賈山傳曰直與之日 帖注中 日日以冀 日射獵又鄧通傳曰尊幸之

異 如望歲焉 注見四卷五帖 越國南轅 載慰鄭長 鄉大資帖云共惟越國太夫人故左相岐公之女 大宰華元王之配資政殿大學士之母于孫簪笏

侍從者亦不可勝數云 又聞具吳門之裝謂得 一見父之遂傳訃音 王篇計芳付切 追懷平昔推

獎之厚獨異於眾人俛仰之間 莊子傾仰之 幽顯 東坡先生與范元長帖云翰林 不覺涕淚之

橫臆也 雲合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卜地吳門與 杜工部集苦戰行云別時孤

越國相望千里間耳 先生文集 越國相望千里間耳 先生文集 越國相望千里間耳

不若東西之深 先生文集 越國相望千里間耳 先生文集 越國相望千里間耳

地雪之吳興士大夫 先生文集 越國相望千里間耳 先生文集 越國相望千里間耳

其人今國太 先生文集 越國相望千里間耳 先生文集 越國相望千里間耳

畫像祠之 先生文集 越國相望千里間耳 先生文集 越國相望千里間耳

興殆未艾也先生文集載與豐甫待制帖云南廷
比星皆是何止活千人矣天定勝人世世子孫用
之唯恐不盡云又東坡先生三槐堂銘序云由此
觀之王氏之福殆未艾也

與蘇朝議 字仁仲

二帖

楓橋遺狀先生文集普明禪院記曰楓橋寺者距
實妙剎普明禪院而不著經始歲月唐人張繼張
祐嘗即其處作詩記遊塗誦至今楓橋寺遂知名
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裕重葺寺
浮圖圖成至乾祐中改賜普明禪院云
覽薄寒詩曰柳深芳體力何如過郡幸遇故人
一笑之適轉首已墮渺茫唐韓文公集盧中郎雲

歌以和之云歸來辛苦欲誰臨書懷悵

使君注見五卷臨州不專用大馮故事前漢史曰

河上郡在職公燕與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

吏民乃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

明聖智惠吏民收如魯衛而文雅緣飾前漢史公

德化均周公康和猶二君曰緣飾者譬之於自成

吏民緣飾以儒術類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自成

衣加純緣者又翟方進傳以儒雅緣飾法律自成

一家又得別乘之賢如今岑范可以閉閣坐嘯也
後漢史曰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
守成瑨以岑暉為功曹皆委心聽任於是兩部為
謠曰汝南太守岑孟博南陽宗資主畫一書致謝
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一書致謝
去人生踈望指似東坡先生次黃魯直古風韻亦

書抵崑丘即平江府崑山縣也已見莫木續地名屬吳

郡去太為附送也細故煩溷皇恐

與錢朝議字文仲

三帖

衰老父安懶放不復飾固陋之詞於舊交新貴之

門矣公必識此意也履茲徂暑共惟台候萬福大

暑如燔釋名曰暑者煮也病夫喘汗而已遣狀草草

不宣

學省追從文選沈休文有學省愁俯仰一世東坡

與吳秀才帖云少時在冊府尚及接見先故人擁

待講下風死生契濶俯仰一世與君相遇

千騎古樂府陌上桑羅敷行日管看自有婦羅敷

從白馬過家後漢韓稜廷南陽太守特聽而某以

廢鋼左傳曰會于商任鋼察氏也前漢待盡田里

趨舍異路不敢相奔投老營築方獲一枝之託莊

逍遙篇曰鷓鴣巢於桑林不過一伎解鼠飲河不

過滿腹郭象注曰性各有任苟足其極則餘天下

之財也音義云交親替喜遂托重問籍累紙後

史隗器傳光武所以慰籍之良厚章懷太足以追

配張公之善頌矣禮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

與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頌以從先火

夫於九原也凡面拜拜
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齋醮出境不到權門獨音衰老高情重義固自超

然拜貺非所宜蒙區區前漢史禮樂志曰河間區區小國藩臣類師古注曰

小貌也又芟王傳曰莫喻感戴之意

與吳江曾丞

二帖

別去彌年雖系心不置而書問廢缺為忤連獲兩

書喜聆萬福秋氣日佳吳郡圖經云吳

入年縣尉王庭聖所建東西千餘尺用木萬計紫

以備欄堦以淨堦前臨具區橫哉松陵湖光海氣

蕩漾一色乃吳之絕境橋有亭曰垂虹蘇子美

嘗有詩云長橋跨空古未有亭亭壓浪勢亦豪非

也虛語舉杯屬影便作三人唐李太白獨酌詩云舉

又賈島翫月詩云但愛固不落莫也唐杜工部上韋左丞詩

向來幼安朝議每誦佳句唐杜工部上韋左丞詩

句新想見風采天下想聞其風采注云采文采也

比過所臨僅得一面已約莫壽朋董令升以中秋

共集於松江接奉俊遊慰此區區

與李士簿字信可

比苦瘡癩涉兩時韓文公集人日城南登而後復

面墻論語曰人而不為周南召隅坐前漢史刑法

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嚮隅書研東坡先生集鳳

而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書研味石研銘曰治

為書研紙奩棄置青箱雜記載孟東野下第詩不

羨無有紙奩棄置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不

省久不相聞忽枉手教喜聆即日動止萬福圖南

之翮莊子逍遙遊篇曰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鯨之

之脊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是鳥也海運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

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

塵埃也生物以息相吹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

而無所至極耶其下視也亦若是而已矣且夫水

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

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風之積

也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

天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

乃今將非枳棘所能留後漢史王渙辟仇香為主

圖南云非枳棘所能留簿謂曰主簿不討陳元之

罪得無少鷹鷂之志乎香曰以為鷹鷂不更佇一

如鴛鴦渙乃謝曰枳棘非鴛所棲也

飛注見三卷為洞心駭目之觀也注見一卷重九

後晉陵常之晉輩言公與唐丞試諸生注見上臨

窮其所不知東坡先生上梅龍圖書曰親較多士

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非以掩其所不知

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

蒼皇擾亂偶得偶失衆狙皆怒趙鼎五卷奮起群

之數君子以為近古衆狙皆怒趙鼎五卷奮起群

噪狙擊史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服虔

敗面方疑駭問而小姪自安吉九域志湖之外邑

名距州一百七十里

名距州一百七十里

名距州一百七十里

名距州一百七十里

名距州一百七十里

名距州一百七十里

名距州一百七十里

名距州一百七十里

一軍十六鄉一歸見公改轅固無恙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

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恙取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虫也食人心凡相勞問者曰無恙乎非為

有疾也又前漢史賈誼傳云六七公者日來毀譽皆亡恙類師古注曰無恙無憂疾也

皆類此可以發一笑也

與汪簿名大雅字伯言

二帖

服膺之久禮記中庸希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比獲瞻近而以尊公嘗顧存於流離竄逐之中一

見欣對如舊識也別去彌月暑雨眠食勝不望黑

想已高脫衰老塊坐一涯無絲踵門拜新寵辱

慶

紹興初抵罪投荒交親解散相視如涂人行至三

衢尊公未嘗識面而哀窮悼屈見遇如骨肉館置

郊寺聚餼糧詩公劉篇云乃裹餼糧說者以為乾食之糧也具車乘留寓

彌旬酒醴肴果藥物之餉無虛日坑窞中正懷下

石之懼唐韓文公集柳子厚墓誌銘云七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

徵逐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挫手出肺肝相示指

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

利害僅知毛髮比及眼若不相識落陷窞而天幸

乃如此北歸之初少鄉方即榮路固不敢相聞後

七八年吳信叟為郎妻黨中最見厚者每通書但命門人代書一二紙見答以此占之罪垢猶為親戚之累故不復強聒少卿聰明必諒此意一書乞置家問中更冀一言道此曲折

與平江吳江林尉 字山甫

北上記審已聞徹顯使示報喜聆大暑佳健炎敵如燔無迎來送徃之勞而有長橋弄月對水之適

注見此卷吳江曾丞帖第以不獲陪一笑之樂甚恨

與張提幹 師是

二帖

分別已復徂暑 詩六月大旆造官不獲追餞亦不

克寓一紙占叙離索之情 真曰離奉告開讀惕

然具審新涼眠食安佳某日益老矣兩地 注見六

帖相望接奉無期臨書悵惘不宣

一行作吏著身鳧鷖行中 注見六卷台俗狀紛然

可厭也山陰有千巖萬壑之勝 注見一卷機幕素

號無事輕裘緩帶 注見一卷扣歷泉石 吏坡先生

鍾覽觀江山扣歷訪古人之遺便可優游卒歲矣

所冀厚自持以須新拜

與新恩孫學士

少選

二帖

舟還未幾忽苦痰效眠食大減未果馳問示誨喜

承墨榜奏名

賈魏公諱綠賈君常問放貢人榜右語及貢院字用墨魏書何也對曰聞

李絳侍郎將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榜未及填右

語貢院字吏得疾禮部令史王昶亦善書召令終

其事值昶醉染筆不能加墨迨明方覺字休屬方

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法之遂成故事

臥病聞之欲拊髀而起也發策必不在第二矣別

行袞慶

蒙馳貺生日之餉幸甚春風得意時當賦走馬

看花之句

青箱記云孟東野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下第詩曰兩度長

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詩曰昔日齷齪不足

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

長安花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氣宇不宏偶

下第則情隕獲如傷刃劍以至下淚既登第則志

意克溢一日之間花看盡

何其速耶後授漂陽尉卒

而高辭寵借存記衰莫

音開闔數過愧謝不可言也

與李主管

舉之

八帖

使還具報審已浼聞復在誨帖喜承侍奉佳健某

比年姻舊吊問無虛月方解裝而獲所賜教釋擔

就几案作謝不復謹好不宣

蒙錄賜諸公唱酬之什而使君注見六卷亦以王

霄和篇見遺

詩具台守魯史君近詩集中

幸甚天台自孫興公

一賦之後

孫綽著天台賦

寒寥無聞詩人已來獨有杜子

美

杜甫集中有懷台州鄭司戶詩云天台隔三江

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門北清廟映回塘每趁吳太伯

洲芟荷香嗟哦閨門北清廟映回塘每趁吳太伯

秀異欲罷不能忘歸軌拂天姥中歲貢舊鄉云

蘇東坡

注見六卷台守魯郎中帖

數章妙絕今古而子美崎嶇

兵亂轍迹半天下獨未嘗至其處而東坡亦述夢

中語耳建炎南渡遂為名城寓公羈客騷人勝士

登高遠望

唐韓文公集送李愿歸盤谷序云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

援筆臨

賦

晉陶靖節歸去來辭云臨清流而賦詩

始盡一山之勝而吾舉之

超然獨出於其間遂與此山俱為不朽也

向聞欲省婦翁於南徐

東晉置南徐州治京口今潤州也

過鄉州

枉十里之駕想欣然為著鞭也

晉史劉琨曰祖生先吾着鞭今

遂移牧吳門相望二百里一見之喜又墮渺茫中

矣

唐韓文公集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二章歌以和之云歸來辛苦欲誰為坐令再往之

計墮萬一屬鄭翁具一舟飭數卒挽而西朝發而

夕至也

尚未識面而積藏詩文論語云韞積而藏諸已累數萬言矣

東坡云新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前漢史張良傳

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太

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

其可驚悟今人拊卷三復容三復白圭想見超然

讀為吾非也拔脚風塵之外也晉庾翼報庾水書曰兄弟不幸

外奉教累紙喜聞即日侍奉勝常傳聞來春過婦

家於南徐儻辱枉道臨之論詩說劍南華真經維

篇一樽共盡無復江東暮雲渭北春樹之嘆唐村

宣

其異時藏錄李邦直雜文數篇秘愛如金玉晚讀

淇水集百卷而以蛟螭雜蟻蚘為可惜唐韓文公

詩云才豪氣猛易語嘗與客對七筋稱相臺志序

之工淇水集相臺志序云左朝奉大夫李君憲守

曰美哉茲土也蓋自商王河亶甲曹魏元魏高齊

皆嘗以為國都有美里之域蓋成王之所厄窮演

易而興周者也有忠臣義士西門豹嵇紹宋璟之

祠有李固杜喬之墓其山有遯世之民孫登之徒

之所廬而居也舊鄴廢矣而金鳳銅雀之臺遺趾

在焉有魏武之西陵昔曹氏故官遺老所望而悲

也有韓忠獻之碑公既尊祖宗安社稷任兼將相

以終以尚書令葬于此神宗皇帝製銘以著其

功與德邦人之所嗜瞻而敬愛之也徒倚西望則
太行林麓天下之秀如植屏如立掌或崑崙如屯
雲或嶸立如駭獸其瑰怪突兀可以儕終南友太
華而兒童視閩蜀之山漳洹淇滏由山趨平地屈
曲隱見行岡阜間可渠以田可舟以漕或以為城
邑之潤槩言之則其地平廣闊大狹上黨撫襄國
蹶澶液衛常為天下要君既覽觀其迹傷其興亡
得失起伏之變而且歎息賢人君子或血食以忠
義或死而不沒以功名欲以傳之於亡窮以為善
惡之監也而君有學世于家有才見于用州事之
餘能究遺策通往古乃緝以為相臺志若夫水經
地記正史別錄士大夫之傳釋氏道流與野人之
語靡不該採至于硯評藥目獨附著于其后蓋亦
備矣其纂述者君之子回其校考者州之學官陳
忠之誌成鏤于板凡十二卷而以書抵長安守李
某曰請為序以冠其首某之祖考葬安陽而志有
寢語逮不肖遂報而不克亟就令真定君又馳使
督取其乃移書于州求刊臧裂語而為之序以敬

承君所客云乃德州風土記耳謂中有兒童視蜀
命焉

山之語為之失笑噴飯

辱示新篇適有行役舟中啓讀數過駭嘆不已昔

人琢肝腎韓文公集贈崔立之詩曰勸君撚鬚鬢

東坡先生集載梅聖俞客歐陽晦使人畫茅菴已

居其東一琴橫牀而已曹子作詩四韻僕和之未

句云應調折絃琴自和撚鬚句蓋用求一字之工

唐人吟安一箇字然斷數莖鬚語也

而不免寒儉有僧態鑑誠錄云賈島初赴名場忽

僧敲月下門初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鍊之未定

遂於驢上以手作推敲勢不覺行半坊觀者訝之

時韓公愈權京尹意氣清嚴威振紫陌經第三對

呵唱島猶手勢未已俄為呵者推下驢擁至馬前

島方覺悟顧問欲責之島具對偶得一聯吟安一字未定神游詩府致衝大官公立馬良久思之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島同入府署後為僧改名無本又東坡先生曰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其得味外之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基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唯聞基聲公詩語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公詩語豐融贍麗皆談笑而成者固當命島可為詩奴矣

東坡先生贈廬山宣秘大師詩曰雄豪而妙苦而腴只有琴聰與密殊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疏笋到君無香林乍喜聞蒼蘆古井惟愁斷轆轤為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謂詩奴東坡自注曰島可事見長每誦佳句杜工部集奉贈韋左丞文詩必江集云每於百寮上很誦佳句新必與識者共之未嘗獨享也東坡先生答毛澤民書欽佩厚賜不敢獨享當

出示知者念欲牽課數句致嘆仰之意舟還來介索去

又不果老繆之罪奉告具審即日侍奉萬福尊公

目眚眚音所景及說文曰目病生翳一曰災眚先生文集載與李尚書帖云公苦赤目相之示

書亦云方藥率用菊花芎藭之屬此等公未嘗入口又云目眚小間否鍾乳丹砂固貴人所餌公燕

居如齊無聲伎之奉雖作障翳王剛中樞密王以陽攻陽祗益甚耳

用一鑿應手豁然但此公多怒非養痾之宜尊公

深沉之度又有萬金產如公者韓文公集贈張籍詩云有兒雖甚恰

教示不免簡君求好呼出踉蹌越門限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昨因有緣事上馬揷手扳留君往

笑而見指渠相賀言渠是萬金產我足慰目前矻

劑之後後悲廉反以石便當脫然去體也

辱示試藁讀之如所聞也前漢書淮南王傳曰召

謂為文之藁草應卒然之間孟子見梁襄王出語

就之而不見所畏馬卒而博覽強記後漢王充傳

然問曰天下惡乎定筆力注見八卷一雄贍

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云守王顯道帖政和初張樸

如此衰老亦自歛衽注見四卷平江

試馬式銘有司以滅沒二字不敢收而滕康中選

名聲出其下遠甚今舉之大類此也比睹爵里注

或遇勝景終年不移按唐尚書膳部員外郎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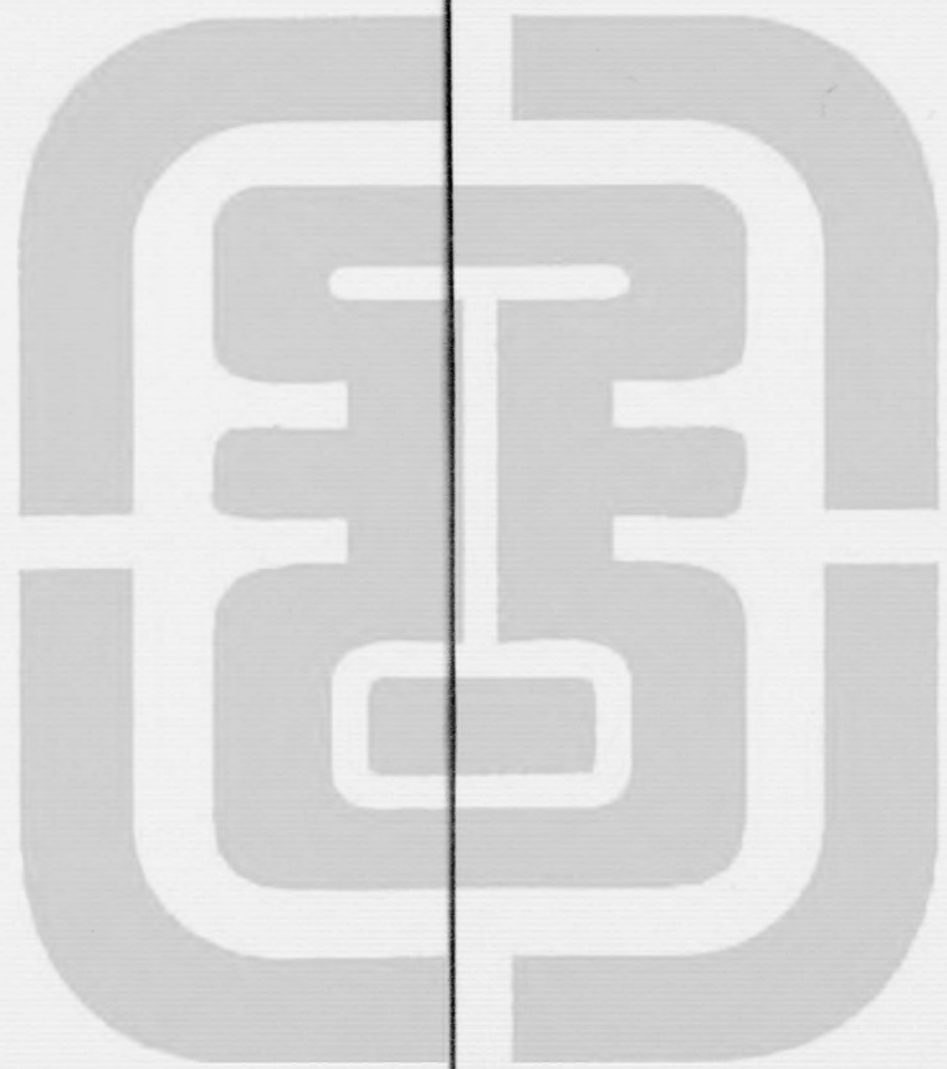
紀不著此語而曾南豐先生李白集序云劉全白

為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

年不此故事可追也

新刊李學士新註
孫尚書肉簡入牘編註卷之九 四月二十一日校





實
在

人口壹拾玖口